

试析美国海湾政策的沿革与发展

王丽君(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海湾地区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71年至今,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经营可分为四个阶段: 1971年至1978年, 美国实施“两根支柱”政策, 主要是依靠那些装备了美式武器并接受美国教官军事训练的地区代理人来维护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利益; 1979年伊朗巴列维国王倒台后, 美国采取“卡特主义”波斯湾战略, 强调在海湾地区建立自己的军事存在; 1991年海湾战争后, 美国海湾战略中心转变为对付对抗国家, 伊朗和伊拉克成为美国“双重遏制”政策的目标; 1998年底, 美国海湾战略转变为独遏伊拉克,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结束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时代。

关键词: 美国; 海湾地区; 对外政策; 策略
中图分类号: D83 **文献标识码:** A

Evolution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the Persian Gulf

WANG Li-ju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Due to its large reserves of oil and important strategic geographical position, the Persian Gulf become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ation in policy making. Since 1971, the United States had carried out four different policies towards the Gulf which could be identified by four major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from 1971 to 1978 when Washington relied primarily on regional surrogates, armed with weapons supplied by the U. S. and instructed by U. S. military technician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Pahlavi monarchy in Iran in 1979, the U. S. began to build up unilaterally a military power in the region. In 1990s, the major focus of U. S. strategic plans turned to confront backlash states. Iran and Iraq became the targets of the "dual containment". By the end of 1998, Iraq was the only target of American containment strategy, when the regime of Saddam in Iraq was overthrown in 2003 in the Iraq War.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Persian Gulf; foreign policy; strategies

海湾地区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美国势力在海湾地区站稳脚跟起, 美国历届政府在制定其海湾政策时无一不慎之又慎, 美国的每一次海湾政策对当时的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形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自海湾战争后, 学术界对此关注颇多, 但也总是将其置于美国的整体中东战略中进行研究, 且多集中于后冷战时

期。鉴于海湾对美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而相关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在论述美国在该地区有自己的重大利益以及外交政策有其延续性的基础之上, 从美国20世纪70年代明确集中的海湾战略——“两根支柱”开始, 将美国在不同时期的主要海湾政策作一个疏理, 并对其进行分析、比较, 以期获得对美国海湾战略发展变化较为连贯的认识。

1 美国海湾政策的基本目标

(1) 海湾地区的战略地位与格局

波斯湾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居于中东五海(黑海、里海、红海、阿拉伯海和地中海)的中心,是东西方的交通纽带。该地区的黑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最重要、最繁忙的陆海交通枢纽。同时,波斯湾地区资源异常丰富。石油储量907.6亿吨,占世界石油储量的66.42%,天然气35 058.8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31%^[1]。波斯湾地区因此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中最为敏感的地区。

海湾地区的政治核心是一个战略三角关系,强大的两伊及虽然富有但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海湾六个君主国。伊朗和伊拉克都致力于成为海湾地区的霸主,处于两伊夹缝中的海湾君主国积极寻求美国的保护来对付强大且野心勃勃的邻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不希望两伊之中任何一方势力坐大,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地区威胁,因而建立并维持一种对美国有利的两伊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地区均势就成为美国的最佳选择。

(2) 美国在海湾的利益

石油利益 美国势力最早进入波斯湾是通过它的石油资本。截至二战前,美国已获取了巴林和沙特阿拉伯全部、科威特50%、伊拉克23.75%的石油资源控制权^[2]。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20家石油公司在中东开展业务,其投资额达到15亿美元。石油投资为美国带来了丰厚的收入。美国是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国,不足全球5%的人口消耗的石油占世界的25%。美国国内生产的石油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每年都需大量进口,进口主要来自海湾地区。1974年,来自海湾主要产油国的石油约占美国进口石油总量的27.2%,1995年增至44%,此后逐年递增。据估计,到2015年,海湾国家必须将石油产量增加一倍才能满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石油的需求,且不导致石油价格的明显波动。石油利益现已成为冷战后美国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利益的核心。

安全战略利益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安全战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抗衡苏联,阻止苏联在本地区扩张;削弱地区强权势力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冷战时代,美国安全战略的重点在于前者,后者服

务于前者。冷战结束后,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结束,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美国安全战略意义的重点从遏制苏联转向削弱地区强权势力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以此维护美国在海湾的利益。

经贸利益 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主要集中在海湾国家。美国与海湾国家的经贸关系从美国进入海湾就已开始,以后不断发展。美国在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中长期处于顺差地位,这也是当今美国少有的贸易顺差区。

海湾地区也是巨大的劳务市场和商品市场。军火贸易使美国获利甚丰。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商,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80年代的伊拉克以及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六国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美式装备进口国。丰厚的军火收益以及海湾各国存放于美国的巨额资金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 美国海湾政策的基本目标

正是因为海湾地区蕴涵着如此众多的利益,海湾战略构想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一贯认为:“我们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取决于一个稳定和安全的海湾。”如前所述,稳定和安全则意味着在本地区建立并维持一种对美国有利的国家间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均势。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建立并维持这样一种地区均势。除了与态度温和的海湾君主国保持合作关系外,美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在两伊之间搞平衡。因而也可以说,美国的海湾政策从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看作是美国在两伊之间、两伊与沙特之间搞平衡,制造并维持均势的政策。在冷战时代表现为以伊制伊,冷战后则是双管齐下,对两伊同时打击。

不管是扶持伊朗,抑或是支持伊拉克,还是对两伊都痛下杀手,美国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维护美国在海湾地区最根本的利益——石油利益,保证美国获得稳定低廉的石油供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控制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不允许任何其他大国对海湾心存控制企图、影响美国的根本利益,是美国海湾政策自始至终不变的核心目标。

2 美国不同时期的海湾政策

(1)“两根支柱”:明确集中的海湾战略的开始,代理人战略在海湾的具体实施

直到二战结束,英国一直占据着海湾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并没有明确集中的海湾战略构想,

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战后十年,凭借急剧膨胀的实力,美国在与英国的角逐中逐渐占据有利地位。1968年,英国宣布退出波斯湾,美国在海湾的利益因英国的撤出而凸显^{[3](P11)}。美国对海湾的重视与关注显著增加。同时,苏联也开始在本地区向西方国家发起挑战。英国撤出波斯湾的决定为美苏之间不断升级的冷战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美苏两国在海湾地区的角逐正式开始^[4]。为了抢占由于英国退出留下的权力真空,美国迅即抛出在海湾地区扶持其代理人的“两根支柱”政策。

“两根支柱”政策是美国尼克松—基辛格班子在越南战争受挫后提出的“代理人战略”在波斯湾地区的具体实施。这个战略主要是基于通过一个美国支持的军事化进程来扶植一些作为地区代理人的国家,这些国家将以足够的力量保护美国的利益,并由此消除美国军队在第三世界承担大量义务的需要。在海湾地区,美国选择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伊、沙两国随即成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海湾政策的焦点。

“两根支柱”政策的理论基础有三点:美国与伊、沙两国保持密切关系已20多年,美国完全可以信赖由它们来充当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代理人;伊朗和沙特都是保守的君主国,两国与美国一样,都担心并反对苏联在本地区的扩张,与苏联有着2000多公里边界线的伊朗更是担心苏联南下带来的威胁;伊朗快速发展的军事力量和沙特在海湾首屈一指的财政优势相结合,是对美国利益支持和保护的两根支柱,也是对付敌对势力和激进国家的两把利剑。美国无需直接介入就能实现既定战略目标。

在“两根支柱”政策理论的指导下,美国开始大规模地武装伊朗和沙特,连续不断地为两国提供高新武器。伊朗是美国两根支柱中的重中之重,在武器供应方面得到了美国的特殊优待。1972年9月,基辛格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上宣布:“关于武器装备的供给首先要保证伊朗的需求。”此后,美国国防部对伊朗武器出口的审核纯粹成为敷衍了事的形式。伊朗成为全世界美国军事装备的最大买主,空军和海军主要都是美式装备。美国还派遣大批军事技术人员和专家到伊朗,训练伊朗军队使用这些先进武器并负责对武器进行维修。从1972年到1976年,留在伊朗的美国人从15 000人增加到了31 000人^{[3](P35)}。借助美国的支持,伊朗迅速成为波斯湾地区的头号

军事强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1971年就认为,伊朗空军比波斯湾地区所有其他国家的空军加起来还要强大,海军超过了所有阿拉伯对手。就兵员及装备来说,它已确立对波斯湾地区另一个军事强国伊拉克的明显优势^[5]。“两根支柱”的另一支——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力量也大大加强。美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了沙特阿拉伯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美国陆军工兵部队中东特别师(1976年组建)承建了沙特的陆海空军基地、军事学院和军事城等24个主要的大型军事工程项目^{[3](P44)}。沙特的武器进口大幅度增长。

美国在大力支持伊、沙两国军事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两国的国内建设,开展经济发展合作。1974年,美国分别与伊、沙两国成立经济合作委员会,在工业、人力、教育、科技、农业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973年沙特从美国进口为14.07亿里亚尔,1978年增至144.34亿里亚尔,在沙特的贸易伙伴中位居第一(21%)^[6]。美伊贸易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伊、沙两国对这一时期美国的海湾战略意图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伊朗在伊苏边境建立边境监听站,中途拦截苏联的情报信息,帮助美国监视苏联的导弹计划,侦察苏联边境,为向西方国家逃跑的苏联士兵提供逃跑路线^[7]。在充当海湾警察方面,伊朗恪尽职守,与阿曼联合镇压了1973—1976年发生在阿曼佐法尔的由苏联幕后操纵、南也门支持的叛乱,使得苏联无法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战略通道向美国及其盟国施压。沙特高产量、缓提价的石油政策使美国乃至西方国家获得了稳定廉价的石油供应,把大量石油美元输回美国,稳定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美元的地位。对这一时期美国领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沙特也给予了有力的配合,对埃及第二次脱离接触协议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黎巴嫩内战的调解,对卡特总统提出的召开日内瓦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倡议给予肯定。美国凭借伊朗和沙特的支持与合作,其利益得到了最大保护。但是,这种依靠不得人心的仆从关系来维护美国海外利益的政策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8],任何一根支柱的倒塌都将直接导致政策的破产。1977年伊朗国内爆发革命,1978年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美国深感无力扭转局面,决定放弃巴列维国王。美伊的特殊关系使巴列维国王对美国具有依附性,巴列维也一直将美国视为靠山,而今美国拆台,加速了王朝崩溃^[9]。1979年4月1日,霍梅尼领导的宗教革命在伊朗建立起神

权统治的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以及视美国为大撒旦(魔鬼)的敌意,使伊朗顷刻间成为美国和沙特的死对头。“两根支柱”政策到了尽头。

(2)“卡特主义”:谋求建立自身军事存在,不许他国染指海湾

伊朗革命对美国的政策和波斯湾地区的军事态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亲西方的巴列维的垮台和一个不结盟的伊朗的出现,不但使美国丧失了自己最重要、最强大的地区代理人,而且也给美国“代理人”战略一个沉重的打击。1979年12月,苏联入侵并占领阿富汗为华盛顿的一些决策者提出的理论——美国在该地区直接的军事存在为保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海湾的利益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提供了支持^[10]。为反击苏联的活跃攻势,“卡特主义”波斯湾战略出台。1980年初,卡特陈述了他本人对波斯湾的战略观点,即卡特主义。卡特认为,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打退这一进攻。卡特制定的波斯湾战略大致包括两方面内容:

第一,扩大美国自身在本地区的力量。代理人战略的失败使美国深刻感受到在本地区建立自身军事存在的必要性,波斯湾在军事上受到了较之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更为高度的重视。具体措施是,建立快速部署部队,1980年3月,在美国本土组建20多万人的“快速部署部队”,在印度洋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1983年,在中东成立了这一部队的前方指挥部;在海湾及其周围地区加速修建军事基地,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是修建的重点,在其周围有土耳其、埃及、阿曼、以色列、索马里、肯尼亚、摩洛哥、苏丹和巴基斯坦的海空军基地,围绕波斯湾,形成了一把遏制苏联向波斯湾推进的钳子;继续加强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美海军力量,筹建常驻印度洋的美国第五舰队。此外,卡特还签署了关于美国一旦在波斯湾地区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应采取特种战略的《第五十九号指令》。

第二,增强海湾国家的实力,建立新的地区防务体系。为挽回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美国加强了对海湾国家的军事援助,帮助修建阿曼东南沿海的马西拉岛上的英国机场,改建阿曼的萨赫卜机场以及苏姆赖特机场和穆特拉及萨拉拉海港,加强对沙特的军事援助,除派去四架预警飞机

外,还向其出售8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帮助沙特在达兰油田附近修建一个新的战略机场。

巴列维的垮台宣告伊朗同巴基斯坦、土耳其组成的遏制苏联南下的北层障碍——中央条约组织的解体,美国着手筹建新的军事联盟。1983年1月1日,美国正式成立新的“中央司令部”,东起巴基斯坦,西至埃及,北自伊朗,南达肯尼亚,包括19个国家,大大加强了美国在非洲、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应对力量。里根继任美国总统后,继续并发展了卡特政府的波斯湾战略,更注重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务能力和军事存在。

“卡特主义”是二战后美国海湾政策的转折点^[11]。卡特波斯湾战略旨在扭转美国与苏联20世纪70年代在波斯湾角逐的被动局面,重振美国威信。美国终于重新取得了对苏联的优势,为以后美国处理波斯湾事务时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美国这一时期对待两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伊朗巴列维王朝垮台,美伊(伊朗)反目成仇,美国转而支持伊拉克,并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对其实持实际上的支持态度。美国此举是为了阻止伊朗的扩张,但直到1988年战争结束,美国对伊拉克的纵容没有改变。伊拉克乘机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一跃成为中东地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号称世界第四大军事强国。迅猛增强的实力使伊拉克称霸海湾、当阿拉伯世界盟主的野心急剧膨胀。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一夜之间侵占科威特。伊拉克此举严重侵犯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利益,美国遂领导多国部队仅用六个星期就彻底打败了伊拉克,并在战后实行了新的海湾政策。

(3)“双重遏制”:对付无赖国家,建立美国统治下的新和平

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确立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主导地位,苏联此时正被国内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海湾,已不具备与美国竞争的实力。这一特殊形势增长了美国按照自己意愿安排海湾的野心。为扫除称霸海湾的地区障碍,美国抛出了遏制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其实质是要通过美国的军事力量及盟国的支持,同时遏制伊朗和伊拉克,从而确保美国及其盟国所需要的石油供应和海上运输航道的安全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12]。美国对两伊的“双重遏制”政策是其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实现领导世界新秩序夙愿的重要一步。

“双重遏制”政策直接脱胎于“无赖国家”理论,以“美国和世界的安全受到了第三世界野蛮国家的威胁为前提”。美国认为,苏联解体后,一些第三世界地区大国转而成为威胁美国及西方乃至世界和平的力量,美国称这种地区大国为“无赖国家”。美国认为这些无赖国家“长期不能与外部世界和平共处”,“不断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企图用这些武器欺侮弱邻,与世界讨价还价。这些行为会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对美国与世界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五角大楼的首要目标就是“将军事力量部署到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击败那些潜在的地区强权”^[13]。这些地区包括海湾地区。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几天,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宣称:“我们的政策必须针对那些顽固不化、游离在世界大家庭之外、并攻击世界基本价值观的无赖国家。”“正如美国曾经领导世界遏制苏联的扩张一样,美国有责任遏制这些新的敌人,使之变得温和。”^[14]以遏制苏联为主的传统政策让位于谋求该地区主导地位、打击地区强权、使之成为“美国统治下的新和平”的新政策。

直到冷战结束前,美国在两伊之间一直搞的是以伊制伊、压一方扶一方的政策。冷战结束后,尤其是海湾战争后,美国与伊拉克反目成仇,而伊朗从1979年以来一直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面对两伊表现出的反美倾向,美国在继续对伊拉克制裁(从海湾战争后即开始)的同时,也遏制伊朗的扩张势头。伊朗和伊拉克都被列入美国“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成为美国在全球重点打击的对象。

美国对两伊的遏制所要实现的目标相同,即推翻两伊现政权,代之以亲美政权,手段却有所区别,程度也大不相同。对伊拉克,美国又是经济制裁、武器核查,又是设立禁飞区和时不时的军事打击。对伊朗,美国的遏制仅限于经济制裁。

美国对伊朗的遏制使伊朗发展缓慢,在输出伊斯兰革命方面有所收敛;对伊拉克的遏制使萨达姆政权难以恢复元气,从而保证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石油利益。西方各国看出了美国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于是与美国的遏制政策逐渐拉开距离。美国对违反联合国协议的伊拉克大打出手,对同样的以色列却一味纵容,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处理中东事务的双重标准不满,其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政界对双遏理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产生怀疑,一般民众同情两伊人民的处境,反战游行接连不断。

1998年,伊朗温和派领导人哈塔米上台,明确表示要与美国改善关系。他在接受外国记者专访时谈到,“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伊朗对与美国对话有兴趣^[15]。美国对伊朗的行动积极回应,6月24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因迪克发表声明:鉴于当前形势,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可能由遏制转向约束。至此,美国“双重遏制”政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需要说明的是,双方仍有很深的戒备,还不会为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让步。

(4)“打伊倒萨”:整合海湾,推行美式民主与自由

美国认定伊拉克是美国主导的中东新秩序的最大威胁,与伊朗握手言和的同时,对伊拉克却不手软。1998年底的沙漠之狐行动后,美国又酝酿出台遏制伊拉克的五点战略:持续的军事存在和威胁使用武力;给伊拉克反对派提供支持;尽快恢复武器核查;对危害制裁的走私行为给予更严厉的打击;发起外交攻势,争取更多的外交支持。至此,双遏政策转变为独遏政策。

为了除掉萨达姆,美国支持伊拉克反对派,并于1997年12月颁布“解放伊拉克法案”,拨款9700万美元用于推翻萨达姆政权。随后不顾美国总统福特于1976年颁布的禁止美国政府杀害外国领导人的法令,成立了专门刺杀萨达姆的“红色阵线”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扳倒萨达姆政权先后拨款累计达2亿多美元。萨达姆不但没有屈服,反而被打成了阿拉伯的民族英雄。美国总统换了一届又一届,萨达姆却依然大权在握,这几乎成了美国的心病。美国总统布什上台后,对伊拉克的政策更加强硬。“9·11”事件为美国实施倒萨计划提供了最佳时机。美国迅速调整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确立了以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中心的新安全战略,点名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为“邪恶轴心”,提出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原则,并以向全世界推销民主价值观为使命,以实现美国统治的单极世界为战略总目标^[16]。伊拉克战争是“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原则的首次实践。

2003年3月,美国以萨达姆政权违反联合国历次有关决议、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势力有联系为由,发动了旨在摧毁萨达姆政权的第三次海湾战争。萨达姆政权被彻底摧毁,萨达姆本人也被美国抓获,但令美国尴尬的是美国始终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

有找到伊拉克与基地组织联系的证据。迎接美国的是没完没了的恐怖报复行为,美国被迫考虑提前将政权交还给伊拉克人民。由美国任命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 2004 年 6 月底实现自治,但是美军在移交主权后仍在伊拉克驻军,目前伊拉克的安全形势仍未见好转。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在中东的核心地区建立一个接受美国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亲美政权,并以此作为改造整个中东地区的样板。美国的整合政策引起了这一地区国家的普遍不安。为了避免成为美国整合的下一个目标,伊朗签订了核不扩散条约附加协定书,沙特也明显加大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可以肯定,谋求中东民主化将是指导美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海湾政策的重心。

在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曾经被地缘政治的面纱所掩盖,冷战时代的终结,充分暴露了美国海湾政策的霸权特征。为了实现国家的自身利益和战略目标,美国总是以自身认可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来规范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不听话”的国家,美国往往施加政治压力或经济制裁,甚至采取颠覆手段或诉诸武力。美国的这一做法在冷战后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而美国所谓的国家利益,就是建立在否定其他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霸权利益。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谋取全球利益,是苏联解体后美国谋求国家利益的主要方式,也是美国国家利益之霸权主义的主要特征。

参考文献

- [1] 王京烈. 冷战后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态势[J]. 西亚非洲, 1993, (6).
- [2] 陈悠久. 美国对海湾石油的依赖和石油战略[J]. 西亚非洲, 1991, (6).
- [3] Bradley, P. *Rec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Persian gulf* [M]. New Hampshire: Thompson & rutter, 1982.
- [4] [美] 鲁霍拉·克·拉马扎尼. 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战略通道[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2. 135.
- [5]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1971 年战略概览[M]. 1972. 44.
- [6] EI Mallakh, R. *Saudi Arabia rush to development* [M].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2. 352.
- [7] Ledeen, M. & Lewls, W. *Debacle: the American failure in Iran* [M]. New York: Knoph, 1981. 55.
- [8] 刘绪贻, 杨生茂. 战后美国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407.
- [9] 姜桂石, 黄风志. 战后中东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8. 178.
- [10] [伊朗] 纳德·恩蒂萨. 超级大国与波斯湾安全: 伊朗的观点[J]. 东南亚研究, 1989, (1).
- [11] 唐宝才. 冷战后大国与海湾[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76.
- [12] 李莉. 从“双重遏制”政策受挫看美国与伊朗的关系[J]. 现代国际关系, 1997, (10).
- [13] 王丽君. 浅析美国双遏政策的现状和未来走向[J]. 阿拉伯世界, 1999, (4).
- [14] Lake, A. *Confronting backlash* [J]. Foreign Affairs, March/ April, 1994.
- [15] Darwish, A. *Iran at the crossroads* [J]. The Middle East, July, 1998.
- [16] 宋明江. 2003 年国际形势述评[J]. 国际问题研究, 2004, (1).

[责任编辑 张莲英]